

李约瑟和线装书的故事

宋 专 专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精选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藏书中的汉籍善本 100 部，加以科学准确的著录，希冀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展示李约瑟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并一窥其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经历。近日，中西书局编辑宋专专对《善本图目》英方主编、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莫弗特(John Moffett)，中方主编、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编委之一、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徐艳，进行访谈，围绕李约瑟汉籍收藏，谈论他作为西方汉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

宋专专：中国读者对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比较熟悉，但可能不会想到他拥有丰富的汉籍收藏，请莫弗特馆长先介绍一下李约瑟线装书收藏的概况。

莫弗特：我所在的图书馆拥有西方最大的私人藏书之一，即李约瑟先生的汉籍收藏。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他收集这些书籍，并非因其稀有性或版本精美，而是为了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史所用，这点从藏书中的注释、标记的段落和制作的签条可知。

李约瑟最早的中文藏书可能是 1938 年鲁桂珍送他的，是中国人学习古代汉语的童蒙读物，他在这些书上做了大量批注。1943 年他前往中国，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建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他的工作使他在 330 多家组织机构，并接触了大量政治人物、科学家、人文学者和普通百姓，这使他后来有机会收集中文书籍，例如傅斯年曾送给他《天工开物》的印本。他返回欧洲后，尽管中国当时的战乱带来了种种困难，但竺可桢和李书华等朋友仍在继续帮他广收书籍。

1949 年以后，李约瑟多次来中国学术访问，就藏书而言最重要的是 1952 年、1958 年和 1964 年。中国科学院的老朋友再次帮他购买不少书籍。如果没有这批收藏，可能也就没有后来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和医学史的大量文章。在此意义上，它是中英学术合作和文化交流的一座丰碑。

宋专专：徐艳老师在剑桥大学访学时也去拜访过李约瑟研究所，您能否圈点一下这批藏书的特别之处？

徐艳：我是 2013 年 6 月到

9 月在剑桥大学东亚系访学。剑桥大学东亚系有悠久的中国学研究的传统，我们都知道的“威妥玛式拼音法”，相关的两位学者威妥玛和翟理斯，都是东亚系中国学最早的创始人。李约瑟研究所在整个剑桥大学的建筑群里是非常另类的，剑桥大学的建筑都有上千年历史，混合了各个时期的建筑风格。李约瑟研究所是偏东方风格的，他和他夫人的墓碑就在研究所的菩提树下。

世界上可能再也找不出另一个这样的图书馆，它完全是以李约瑟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对书进行分类。图书馆内的李约瑟藏书本已有编目，也收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总编目中。但莫弗特馆长邀请我查看了他收藏的古籍中尚未被整理的部分，我们发现其中一些善本的版本考订尚未完成。

当时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很多书里面夹着批注，这种书被自然使用的状态，只有在一个保存非常完善的私人图书馆里才能看到。就些批注让我觉得很接近李约瑟先生：他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交往，他看到什么书，有些什么想法，都写在这些批注里。所以我当时想根据李约瑟的其他资料，比如日记、索引卡片等，做一个李约瑟的藏书纪事考。

宋专专：我们知道陈正宏老师对这批汉籍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和著录，请您简单谈谈整个编目过程。

陈正宏：其实我最初对这个收藏的整理，兴趣并不大。从编目的角度来讲，最希望整理没有编目过的收藏。李约瑟的藏书已经有一个线上目录，另外，他的汉籍收藏中，有一块很重要的收藏是中医方面的书，中国中医研

究院的郑金生教授在很多年前已经对中医书籍做过一个比较好的书目。我当时在法国编目，抽空去了剑桥，看过这批汉籍后发现，还是值得重新整理一下。首先，已有的线上汉籍目录是个英文目录，而且只是个书名目录，没有版本信息，也丝毫看不出李约瑟为何对这些书有兴趣。第二，李约瑟的书里确实有些不错的书，和我们以前理解的普通汉籍很不一样。

跟莫弗特馆长讨论以后，我们商定，主要是编李约瑟藏书中古籍部分的目录，分两步走：首先把全部古籍过一遍，把善本挑出来，编一个善本图目，这一步已经完成，最近由中西书局出版了《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简称《善本图目》）；在此基础上，把所有大约不到 700 种古籍编一个普通的目录。

李约瑟的书籍非常有趣。中国古籍包括经史子集，他收藏的绝大部分是子部的书，而且子部中有很多奇怪的书。集部的书则几乎没有，后来发现了清代同治年间嵩申考进士的一个朱卷。朱卷类似于我们高考的考卷，考取进士后，为了光宗耀祖，就把考卷出版，出版过程中又把祖宗十八代和自己的简历全部附上。这就是李约瑟汉籍收藏中唯一的集部的书。我们后来把这个履历和上海图书馆编《清代朱卷集成》中的比了一下，发现作者还修改过。具体著录时，根据实际内容，把它算在史部的传记类里，这样比较合适。

整个《善本图目》包括 100 种书，我们分经史之部和子丛之部。经史 28 种，其中经类 11 种，史类 17 种。子丛之部分了两卷，上卷共 43 种，包括儒家、兵家、农家共 14 种，医家 16 种，道释类、附耶教一共 13 种；下卷共

29 种，术谱类 15 种，杂家类 10 种，类书丛书类 4 种。这个分类是以四部分类为基础，略加调整，基本显示了李约瑟藏古籍善本的特色。

特别要提出的是，医家类是在郑金生教授所编目录中选了 16 种，但版本认定上我们有所修改。比如其中的《本草纲目》，原本认定为明刻本，我们研究后发现是一个清代翻刻本，而且不全。比如非常有名的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原来著录是成化年间翻刻，后来我们请上海图书馆的古籍版本鉴定专家郭立暄研究员鉴定，认为要比成化晚一点，是嘉靖年间翻刻的。

宋专专：李约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所藏并非精美罕见的善本，那么，整体地看这批汉籍收藏，在版本学意义或其他方面有什么特色和价值？

陈正宏：总体而言有这些特色：一个是藏书跨度非常长，尽管没有宋本，但有一个元刻本，这个元刻本当然是很晚印的，下迄晚清的一些石印本，有些石印本很不错，比如《会通机器图说》，是光绪年间潘氏愈愚斋的自印本，中英文对照，也很漂亮，外面买不到，图书馆也很少见到。

第二个特点是有域外汉籍收藏，即除了中国古籍以外，还有日本、朝鲜的汉文古籍。我们研究古籍不仅要关心中国的古籍，还要关心受中国影响的周边国家的汉籍。李约瑟藏书中发现了一个朝鲜本，时间上并不算太早，底本大概是朝鲜的万历时期的，有中国的年号，影印应该是在 50、60 年代。它的稀罕之处在于，不是韩国影印的，而是朝鲜影印的。韩国藏汉文文献不少，朝鲜的书我从来

没见过。

第三个特点，多中外名人和机构赠书。傅斯年除了送他《天工开物》，还送了一个《周礼郑注》的影印本，有亲笔签名。还有像《周易》这本书，书本身无甚特别，是个同治刻本的民国重印本，但递藏关系很有意思，先后由民国时期教育家何思源、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收藏，有两人的钤印。高罗佩是很有中国情调的，“高罗佩藏”的印不止一个，刻得很漂亮，还有一个他的斋号“芷台”的印。

从藏书中还可看出，李约瑟长时间坚持研究中国科技史，离不开从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支持，所以他的有些书是机构送的。有些书上有国立浙江大学图书馆的藏印，是当时竺可桢校长代表学校赠送的。

(下转 3 版) ➡

策划：

文汇报理部

执行编辑：

任思蕴 rs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封面图片：

李约瑟藏《说文通定声》，所夹签条甚多，且多批注。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匯學人

